



栗谷全書 三十八

附録

三十七

~16
2426
36



2426
37-36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七目錄

附錄五

墓表陰記

追記

紫雲書院廟庭碑

賜祭文五

教書二

祭文四

哀詞

挽辭十九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lines, currently empty.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七

附錄五

墓表陰記

右議政李廷龜

撰



先生德水李氏諱珥字叔獻學者稱為栗谷先生高麗中郎將諱敦守是其鼻祖考諱元秀司憲府監察贈左贊成配平山申氏巳卯名賢進士命和之女英秀博通經史以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生先生于江陵將誕之夕夢黑龍騰海入室抱兒納懷中以故小字見龍學語便知文字五歲申夫人疾劇先生潛禱於祠七歲作陳復昌傳斥其姦邪十三中進士初試弱冠謁退溪先生辨論理氣退溪歎服多從其說甲



子生員壯元進士高等及第初試覆試殿試皆壯元
拜正言天曹佐郎弘文校理 賜暇湖堂自陳學未
進未可從政築室于海州石潭與學徒講說經傳以
爲樂累拜舍人副應教典翰直提學乞退益力三司
交章請留而不果留擢拜承旨大司諫黃海監司副
提學吏曹參議全羅監司兵曹參議皆不赴或不久
而遞其爲副學諫長尤多庚辰特陞大司憲藝文提
學用大臣薦拜戶曹判書兼大提學壬午吏曹判書
右參贊特拜右贊成黃王 天使之來爲遠接使華
使敬服曰是三場壯元作天道策者耶還途拜本兵
癸未胡變悉以軍政委之號令明肅 上翕然傾嚮

羣小忌而媒孽之遂傳致文罔先生上章自劾論者
持之益急朴思菴淳成牛溪渾疏陳救解兩司復并
劾之於是羣情愈憤太學生及湖南海西儒八百餘
人相繼上疏守闕伸辨 上曰今見儒疏忠肝義膽
凜凜有不可犯者誠可謂不負所學而橫流之砥柱
也又 教曰謂李珥爲黨苟君子也不患其有黨予
亦法朱熹之說願入珥渾之黨也 親製教書竄朴
謹元等三人先生還海州陳疏乞致仕 答曰噫天
未欲平治我邦家耶其冬特除吏判 諭曰卿非林
下逸士進退不可自任望卿之來不翅飢渴先生不
得已入謝請還三竄無何忽感疾病劇口號書進北

邊方略六條是絕筆也家人夢黑龍自寢房飛上天翼朝先生屬纊甲申正月十六日也還朝秉政纔六十餘日春秋四十九 宣廟哀慟哭音徹於外賻錫加常數牛溪先生聞訃哭曰栗谷於道學洞見大原其所謂人心之發無二原理氣不可互發等語皆實見得真是吾師誠山河間氣三代上人物天奪之速不能有爲於斯世痛矣夫其年三月禮寔于坡州紫雲山先兆庚向原多士配享先生於石潭紹賢書院又就墓下建書院以爲藏修興慕之所至癸亥 聖上卽位之初筵臣進先生行狀及所著聖學輯要 上覽之嘉歎 贈議政府領議政 命太常議易名

之典 贈諡文成公道德博聞曰文安民立政曰成夫人盧氏宗簿正慶麟之女賢有至行壬辰之變謂家人曰吾喪所天八年矣吾之命已頑苟生何爲奉神主歸坡山罵賊被害於先生墓側葬同原後穴事聞旌閭無子側室子景臨景鼎女爲縣令金集妾景臨子穉秬秋稱穉進士女適成倚耆景鼎子稔穉金集子曰益炯曰益煉生員女長生員金泰立次鄭廣源先生之學自得濂洛宗派不歷階級先臻闡奧立言著說恒出人意表多有發前人所未發者旣養深積厚精詣力踐充而爲德行發而爲事業者皆明體適用之實遭遇 宣廟擔當世務庶幾振百年之頹

廢興一代之禮樂而流俗不知黨議相軋羣擠衆咻使不得安於朝廷及其乾剛夬決春任纔隆而先生已病矣年未滿半百位未躋台鼎竟未能展布其志天喪斯文謂之何哉廷龜於壬子年間詮次行狀而未敢發又請白沙李相國銘于墓而未及豎逮今狀徹于朝始乃白于筵中有追爵贈諡之典遂與斯文諸公謀於多士建碑於神道州人前縣監盧希天得石於山麓樹之墓顏諸公俾余記其陰

追記

判中樞府事李畬撰

舊表立於崇禎四年辛未其後中外多士請以先生與文簡成先生從祀聖廟歷仁孝顯三朝

而請益力今上壬戌始許之己巳姦壬柄國士禍滔天至輟兩先生之享甲戌更化復命陞享如初噫先生之道如日月昭揭雖有一時氛翳顧何病焉表刻初用東淮申公翊聖筆而石脆字細寢以磨滅無以示久遠老峯閔公鼎重與斯文諸長老議既以尤菴宋先生之文樹碑於紫雲廟庭又將改表治一石稍大於舊樣而未及鐫今先生承重玄孫全義縣監繼欲卒就其役來諭於畬仍請爲追記余不敢以孤陋辭遂謀于數三士友而協成之謹以原記以後事及改表始終識于石末且以系派之後出者錄于下云

紫雲書院廟庭碑

九菴宋時烈 撰

惟我東方自殷師以來已變夷俗之舊而逮至本朝則道學彬彬浸淫乎洛建之盛矣然道之體用之全未盡顯理之精微之蘊未盡明至我栗谷先生出然後體用之全精微之蘊靡不躍如而斯文在茲矣先生姓李氏諱珥字叔獻德水大家也考監察元秀妣平山申氏己卯名賢命和之女性行卓絕及娠益以禮自持夢見神龍文章爛然飛入寢室而先生生焉嘉靖丙申十二月二十六日也期歲自能知書五歲母夫人疾病竊入祠堂禱于神主十三赴場屋居上游其後不復屑焉一意於學問既盡通經傳則

便以爲聖賢之道止於是乎遂汎濫諸家至釋氏書喜其言廣大宏闊復因母夫人喪偶感古人塞悲之說入金剛山專心耽索殆忘寢食周歲而遂悟其非反以求之六經語孟則純如也嘗南游訪退溪李先生辨論義理退溪多從其說歲辛酉監察公歿喪除魁司馬及文科由戶曹佐郎入司諫院爲正言上劄請立志勉學親賢愛民移吏曹佐郎戊辰以書狀官朝 京冬拜弘文館校理以昔時染禪辭職 宣廟諭曰自古豪傑之士未免爲釋氏所陷溺自是 恩遇日隆先生亦自任以世道常以格致誠正爲出治之要 上免 明廟喪請改賀爲慰當擇 妃請遵

大昏正禮請削乙巳偽勳退溪諸賢亦以爲難而先生爭益力後竟得請又請革侵虐新進之弊許之然先生自以學未成不欲從仕累拜舍人應教皆辭卜築於海州高山之石潭爲藏修所辛未除清州牧使專務教化還復舊踐至直提學其所進言必引古昔上以爲迂闊先生乃歸粟谷三司請留不得癸酉召命三至遂入朝又陳治道之要陞拜承旨進曰爲治必法三代事功須以漸進先生與牛溪成先生爲道義交牛溪以必先格君爲言先生曰君心不可遽格故要積誠心以冀感悟爾甲戌上萬言疏上憂紀綱不立先生曰此如養氣須用集義若以公平正

大之心行之積久則紀綱自立矣時外人傳言內閣將有佛事先生以大司諫爭之上不肯明言有無而詰問誰受先生曰臣方以誠正責上而只此小事掩護如此而况幽獨之地能保無愧乎遂退歸除黃海監司先生曰外事猶可自效旣至悉去弊瘼興學敦化明年乙亥遞仁順王后薨以副提學召入論喪禮至今以白衣冠視事是先生所議定也上令刪定四書小註先生請與牛溪共之且編進聖學輯要上曰如我恐不能行先生起對曰昔宋神宗曰堯舜之事朕何敢當明道愀然曰非天下之福也今日上教無乃近之乎嘗極論天理人欲間不

容髮因曰 殿下誠能於居敬窮理力行三者勉勉加工使其言行一出於正則君子有所恃而盡其忠小人知所畏而不敢肆矣時有沈義謙金孝元是非之爭先生白出兩人于外孝元得富寧先生又以爲言遂內移然先生亦辭退于石潭連有除 命皆不就先生幼時作兄弟同居圖慨然慕張公藝事至是依家禮立祠堂奉寡嫂郭氏俾主其祀修明司馬氏居家儀以御家衆而節目尤備時學徒全集遂開精舍以處之而作擊蒙要訣以訓焉立鄉約以礪俗設社倉以賑貧又議建朱子祠侑以趙文正李文純恭懿大妃喪承 召入臨旋歸復 召力辭 上曰

所懷可實封以進遂極陳時事庚辰 上寢疾少愈思見先生先生曰大病之餘善端昭著欲於此際有以開發遂詣闕面對又上劄請進德修政又請極選使臣奏雪 宗系之誣仍草進奏本 上曰事其諸矣將遣先生大臣以爲不可一日不在左右遂止陞大司憲先生曰立紀綱正風俗其在斯乎遂作化俗儀數十條布告中外大抵皆主於明人倫也時士流多聚於朝而論議不協先生將統會彼此一矯弊習以圖國事而終爲橫議所沮識者恨之陞戶曹判書兼大提學請設經濟司改革舊弊又言趙光祖李滉宜許從祀文廟俄移吏曹專以清什路收人才爲務

舉遺逸充憲職薦學行爲師儒揀吏才以試郡縣獎恬退以礪名節四方翕然風動而忌嫉者益衆特陞贊成以命擬進人心道心說學校模範 皇朝學士黃洪憲王敬民來頒慶詔先生僨于境上兩使見之竦然起敬每稱栗谷先生兩使至泮宮請講克已復禮先生爲作說以示專主洛建宗旨兩使曰此說極是當傳布中國 上特移兵曹曰更張通變是卿素志癸未條陳六事又請改貢案釐軍籍併省州縣久任監司時有北警三司復摺撫其間細故論劾之上諭止甚勤而不止遂遞先生以安之先生遂西歸時牛溪被徵在京上疏伸辨京外儒生八百餘人

亦投章訟先生 上乃親製教書竄朴謹元等二人曰予欲法朱子入珥潭之黨矣 上屢諭先生還朝且曰天未欲平治我邦耶是何以卿而不得於時耶意者天使卿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以任大責也促 召愈懇先生遂應 命至 上喜甚引見先生陳謝請赦三竄不許 上復委以銓衡倚任益重而先生病矣先生嘗曰時輩觀我赤心則終必相信而共濟國事也竟以甲申正月十六日易簣訃 聞 上驚慟哭聲徹于外官居野處無不哭泣相弔曰斯文喪矣生民無福矣其三月禮葬于坡州斗文里之先兆夫人盧氏寇亂全節旌表門閭亦可見先生正

家之一端也先生天分甚高不由師承自知爲學雖早悅禪旨而亦以識見超詣故旋即覩破既專心於洙泗洛建之學則不厭不倦必期於造極而後已故常自信曰吾幸生朱子後學問庶幾不差矣以故格致存養踐履三者爲終身路筵其用功最深於小學及四書近思錄日夜覃思不明不措必至於各極其趣故其探賾辨論之精可質前聖而無疑矣然不以莊敬涵養爲本則意緒息息無以察其糾紛微奧之致故常虛明靜一不爲事物所奪又爲省察之功常在知行之閒而不可少緩故雖事物叢沓之時間居幽獨之地其所以辨別天理人欲者愈嚴愈密及其

養之深積之厚則行之於身措之於事皆沛然有裕無所凝滯而品節不差以至於道全而德備則造化之原性命之微無不洞貫於一心天地之運綱常之重無不統體於一身自任之重則責育莫能奪自信之篤則髡衍不能亂至其正倫理篤恩義以齊其家辨義利明王霸以事其君皆自所學中出來其經綸規畫正大宏遠遍布纖密不泥於古不狃於俗承大任而無所疑懼行至難而若決江河其所造詣可謂深且遠矣又嘗謂聖學之不傳由於經旨之不明自程朱以來其所註釋無復餘蘊而後儒之繳繞者反以汨其本旨遂取諸家之說分析其同異論正其

得失務得至當之歸故雖粗解文理者無不得其正意又嘗謂中朝之士學尊信象山以至陽明之徒出則尤爲正學之害遂推窮源委剖破詖淫使之不惑然後人人皆宗考亭之說矣蓋自朱子以後聖學可謂大明而其學之者亦未免源遠而未分矣其有樂渾全而惡分析則先生必辨其同異於毫釐之間其有逐末流而昧本原則先生必一其宗元於統會之極故極深研幾而不外於日用之常庸言庸行而必根於性命之源蓋極其妙則如不可捉模而驗諸實則易知而易從矣然後承鄒魯洛建之遺緒以合乎殷師之大法使人知道德文章禮樂政事皆出於一

千古相傳心法學術不爲天下裂雖末學後生誦其言者必曰理未嘗不該於事事未始不本於理要當體之於身驗之於行必至於道全德備而後已云爾則雖其利澤不究於當世而其繼開之功又不可謂不及於無窮矣故諸老先生嘗論之曰不由師傳默契道體似濂溪一變至道潛思實踐似橫渠發明極致通透灑落似明道博約齊頭集而大成又似乎晦翁夫子後之君子夷考於遺編則知斯言之不誣也若其祥麟瑞鳳玉潤金精世雖以資稟之粹構之而亦豈非德美之充積者著見於外耶昔黃勉齋蔡九峯以後諸賢卓然有功於斯文者不爲無人而先生

猶不以朱門適傳許之百世之後復有大眼目人出而論先生則復以爲何如也搢紳章甫屢請從祀聖廟而立祠享祀殆遍國中惟此坡州者其以祖墓之鄉先生所嘗往來擬於晦翁之婺源而又以其衣冠之所藏也京外諸生建院作廟而俎豆之 孝廟賜額曰紫雲遂立牲繫于三分之一之庭而刻文其上云
銘曰

天眷我東篤生哲人聰明穎詣絕類離倫世遠言微默契道妙人所分寸先生闊步其所千百先生十一既透大原以及微密迨其弱冠能自得師其師維何關陔濂伊最所尊信晦翁夫子盡讀其書以蹟其意

有如父兄說門內事子弟聽受無所疑貳外內巨細悉皆承纘體用大備理事一貫始焉析之入於無內終而合之其大無外惟器與道是一而二七情之純其端則四物格之云匪物自至我既格之物無餘理前訓炳然豈曰不啓七十子喪大義乖弊先生闡發如燭照夜明理之功孰與高下道明德立雖未四十聖賢相逢時哉親見顧其陳說大經大典與世罔同屢屈而卷遑遑救世如禹之急囂囂居巷若顏之樂善治雖無則有眞儒事親盡孝孝非可名事君盡忠忠豈其稱無蔽無欹允集其成文在於斯捨此誰程

賜祭文

宣廟甲申遣禮官

知製

教李海壽製進

天挺人豪英邁超常師友聖賢志業虞唐養素幽貞
 碩人邁軸作霖大旱民望攸屬生晚好古頽波獨立
 動與時違衆謗來集惟其有容不以介意終和且平
 寔卿雅志仁民利物髮膚無惜愛君憂國鬼神可質
 予嘉乃誠曰篤無替邦之多艱期與共濟天既賚予
 胡奪之速人之云亡民實無祿盡瘁乃已卿則何悲
 中流失楫予甚慟之茲陳菲薄用寓予哀靈其不昧
 庶幾來哉

二 仁廟癸亥贈職時

知製 教張維製進

道原於天因人以傳人之污隆道實係焉稽昔哲王
 致崇儒先斯文增重道脈以延予惟本朝文獻足徵

爰有五臣儒道大弘質有其文彬彬可稱閒氣所鍾
 卿乃代興才高志大氣清質粹一變至道真知實履
 敬義夾持誠明兩至發而為文精深閱肆畱心世務
 熟講精思全體大用貫穿靡遺如有用我舉而措之
 釋褐登朝麟出鳳儀遭逢 宣廟寤寐英弼賞卿德
 業置卿近密陳善責難雍容吁咈謨猷底績契合彌
 切羣邪側目盜言潛媒天監孔昭域駑自摧方期大
 用進踐台階梁木忽隕儒林興哀經濟之才淵微之
 學形於論著略可尋繹擊蒙有訣聖學有輯情性源
 委理氣離合窮深極微炳若日星間擴未發悉本遺
 經其人雖亡其道則明光前啓後百世可程予從潛

邸夙慕風規誦詩讀書恨不同時逮茲踐阼任兼君
師賢範非遠化理可推爰命有司式舉褒隆何以贈
之秩視上公何以祭之庶羞醇醲九原有知感予深
衷

三子仁廟甲
贈諡時

知製 教趙翼製進

於昔聖人以道相傳天工載贊人文以宣道絕而續
在宋諸賢先聖之法自茲燦然吾道之東巨儒挺生
明明惟卿玉潤金精鳳凰芝草和風景星文極多聞
義臻一理實沂濂洛以達洙泗顏子是希伊尹其志
天人之源王霸之略鬼神幽萬物之蹟不哉聖謨
優哉史籍貫穿上下優遊探索發為文章施為事業

致行于家孝友盡倫蹇蹇于邦身任經綸退而教育
其徒如雲民樂其澤士喜其薰蓋惟上智早知其方
學則純儒才實佐王為民霖雨為國著龜為道先覺
為士矩規昔我先王歡深魚水方資展布大猷是
俟天不欲治泰山頽矣大賢之亡于茲三紀遺文具
在可法可師萬世太平其將取斯藐予嗣位值此艱
危思吾先正慨歎何追尚賴遺法思用輯寧茲陳洞
酌聊致予

四孝廟庚寅紫
雲善院宣額時

知製 教李時楷製進

百載真儒受天間氣威鳳在霄祥麟出世心求精一
志存經濟卓見高識早起超詣學嫌游夏道希周孔

玩心高明該達體用微言妙旨默契羣聖內外交修
 曰義與敬箕疇已邈仁義路荒國朝蔚興文運始昌
 靜退之後卿振厥聲窮尋隆緒自得遺經曾唯一貫
 顏事四勿鄒魯宗風孰會其訣卿惟泝派閩洛先獲
 既博而約優入堂室懷寶不迷兼善邦家策對天道
 名動中華 聖祖龍飛遭遇最隆明良千載契合昭
 融清朝黼黻五彩彰施民瞻喬嶽國倚蒼龜和風甘
 雨化工無迹陶鑄商周庶幾禮樂疏陳萬言治具畢
 張挈目提綱黜霸行王憂深黨漸累申封章手挽頽
 風心切鎮靜羣蜚刺天忤善害正將行將廢斯道之
 命惟明我 后炳卿丹心國豈無賢明降 玉音方

謀三事進貳黃閣不欲平治天奪何速山頽梁折朝
 野唏噓東湖有答輯要有書惟卿事業粗見遺集惟
 予緬懷恨不同時坡山之阿坡水之湄爰建祠宇揭
 虔妥靈久欠堂額闕典斯行扁名紫雲寵以光榮一
 辨明葳神庶歆誠

五

顯廟庚子松潭書院宣額時

知製

教金萬基製進

洪惟 穆廟不闕文治孰肯欽承而左右之曰惟儒
 賢應期挺出粹然天分金精玉潔義理在躬清明豈
 弟不待師承默契道體精思實踐先立大本遠紹絕
 學直透關鍵考亭遺緒大明吾東歷泝前賢獨得其
 宗理氣有辨擴前未發開示突奧冰釋河決聖學有

輯折羣言衷修己治人舉在其中造詣之深門路之
 正道積德成施于有政羽儀王庭黎民加額壁立巖
 廊扶我皇極 聖祖典學講殿日闢法筵啓沃在殷
 惟說 聖祖圖治疇咨臣鄰嘉謨入告若周之陳出
 處之正惟道是借進任致澤退則繼開如日斯揭不
 肖者但曾不是慍江海容物砥柱狂瀾獨持衡平惟
 我 聖祖鑒此孤誠晚躋冢宰契遇采隆與共天職
 佇臻時雍天奪何速哀動 宸極予思先正徽猷如
 昨炳然遺編為世之程明體適用允矣其成其人則
 亡其道則長作成後人霑濡無疆瞻彼臨瀛山川清
 淑篤生斯人實是亭毓士林瞻依遺風不沫禮樂絃

誦小子有述揭虔妥靈有穹者宇濟濟青衿肅將籩
 豆崇儒重道有國之典樹之風聲爰揭華扁武夷名
 區白鹿遺規觀感興起孰無秉彝庶弘斯道樹我國
 脈茲陳牲醴尙冀是格

教書

肅廟壬戌
配享文廟時

知製

教李敏敘製進

王若曰真儒為一世所宗固宜表章於國政公論待
 百年乃定詎緩從享於廟廟僉謀既同縉儀斯舉惟
 卿生稟星嶽道貫天人霽月光風依然周子之灑落
 金聲玉色允矣伯淳之渾成資已極於高明氣又養
 以剛大泛濫早歲人雖聞於程張拔出迷塗勇實過
 於賁育精思暗合於妙道卓識洞見於大原約禮博

文兩致顏淵之竭力明體適用一遵考亭之成規不待師承自臻於堂奧有非俗士敢窺於藩籬門路之正淵源之深斯其至矣豪傑之才聖賢之學可謂兼之當 宣廟之寤寐英髦宜志士之展布器業謀謀啓沃之盛前古罕聞契合知遇之隆舉世莫及蓋欲格君爲致化之本必以安民爲固國之圖至若破朋黨而集人才與夫革弊政而講治法陳辭激烈率多流出於血誠潤色鋪張舉皆發揮於經術言行則至理可復志孚而委任方專驚讒人之中傷痛皇天之速奪養兵十萬誰識文靖之聖人假我數年底興孔明之禮樂雖道之將廢也命亦沒而不亡者存門徒

之在四方可知爲先生弟子遺法之施後世何莫非大用宏綱奚但卓越於近儒實是承繼於往哲言猶在於簡冊光耀無窮澤未斬於搢紳誦法不懈士類咸有所歸仰國脈潛賴其延長是其功化之洋洋不翅事業之卓卓易名贈爵褒隆旣盡於 累朝慕義懷賢享祀相望於下邑惟此泮宮賸食之禮重未循章甫崇報之請勤經四紀而齊聲益見羣情之久鬱有二臣而同志咸謂并配之是宜天未終喪於斯文事若有待於今日茲以卿從祀于文廟之廡於戲舉先王所未遑者非盛德孰能與焉嗟光儀之莫追九原難作凜英爽之如在百歲奚遙于以慰答於衆心

于以昭明於聖化夫子在上顏曾在下尚周旋而罔
違國人所式多士所依庶顧佑之靡忒故茲教示想
宜知悉

二 廟廟甲戌
復享文廟時

知製 教金盛迪製進

王若曰道之廢也亦命暫輟從享於廟廟理無屈而
不伸宜復隆典於俎豆紆輿情於積鬱俾斯文而有
光惟卿豪傑之才聖賢其學淵源之正直接乎本朝
五賢造詣之深無讓於有宋諸子至於經綸事為之
際益見公平正大之心程伯淳之在朝朋黨可革諸
葛亮之不死禮樂庶興真儒為一世之宗大有功於
吾道公論待百年而定終克配於先師不幸消長之

迭乘未免陞黜之或遽祀典暫闕實是時運之所關
悔端旋萌蓋由尊尚之素篤肆當更化之日亟舉復
饗之儀一種醜正之論曾莫為累多士景賢之志乃
復得伸豈惟風動乎四方抑亦光增於兩廡二賢并
祀固德鄰之不孤六載重陞寔恩禮之無間生徒有
矜式之地文實在茲國家啓休明之期道其不隆用
闡儒化大慰人心茲以卿復享于文宣王廟廡於戲
顯晦有時豈盛典之久缺享祀如故庶永世而罔愆
縱予心不能無愧於前猶此事亦足有辭於後故茲
教示想宜知悉

祭文

成 澤

嗚呼惟兄與我情同兄弟義重師友弱冠相友于今三十年而兄則康強任世道之重我抱羸疾與死亡而爲鄰孰謂今日兄亡而我存使我失聲而長號呼天而痛哭耶嗚呼兄之志大而遠學邃而明才英而富量宏而毅天之生材若有意焉早見於大道之原而不自以爲足自任以生民之責而不愛其身遇事沛然而盤根錯節不足嬰其慮與物無競而小夫窶人不得窺其際若是者天果使兄負荷其大而推天地生物之心於吾民也際遇明時君臣相得去而復還踰而復奮抑揚頓挫似若培植發揮於事業而一朝遽復奪之示其兆而不畀其終天何不仁以兄爲

戲而忍使吾民終困而莫之救耶嗚呼孔明希文死於前伯淳君實亡於後夫惟國家之治亂時運之盛衰天必以賢者爲之榮悴而使之消長於其間則天之爲不仁其已久矣何獨見於今日乎嗚呼渾實顯蒙加以癘疾初遇兄而稍有所聞至欲事之爲師則其有得於兄可知邇來老大情意相孚而益深講磨相資而益切我若無兄則其不能自立明矣兄且憂我之疾而懼我之死我謂先兄而死使兄作我之傳而今焉反易常道一至於此所謂天者不可測而理者不可知也嗚呼世路未平利欲充塞兄獨何心棄我而先使我獨留人世彷徨旅舍不知所之飲泣中

夜抱茲苦心耶展閱舊書丁寧諭我以留仕之義其
言深切不覺執書而泣兄何苦留我而不自留忍棄
君父而去無顧戀耶嗚呼死生壽夭往復屈伸於大
化之中理之常也亦復何恨舊山之阿山青水綠兄
返真宅既順而安浮雲太空任其舒卷悠然而散無
有蹤迹我今猶在血肉軀殼之中故有情而有知送
兄而號咷也我亦在世寧復幾日而不隨兄於地下
乎東里向陽連山相望庶幾游魂相接於千秋也嗚
呼我今歸計益決移告臥家不得往送兄之歸引領
哀號腸裂無寸謹具薄奠遣子代告我若歸家往哭
兄墓當具文以告之伏惟英靈鑒此哀訴尙饗

二

宋翼弼

嗚呼哀哉天胡賦兄以溫潤和樂灑落清通之姿而
不并假以期耄之壽天胡修兄以仁恕誠明從容純
粹之學而不兼畀以澤世之福使吾君信之如著
龜位極崇班而贊化之未試其術使儒林仰之如山
斗名振中華而睢盱者指摘其間德之厚而祿之薄
合於古而乖於今優於理而短於數負一世經綸之
望荷千載際遇之深若將有爲而擯擠之者非一卒
乃乾旋坤轉事機方新加額之手不下云亡之歎先
至韞玉緘香抑而終天此所以舉國中外上自有志
下至匹夫匹婦之愚驚摧呼哭失聲相弔雖未識面

而涕泗先下者也嗚呼吾道之在天地間或顯或昧或抗或墜而終不至泯滅者得其位行其道世雖或遠而修諸書明其道以淑諸人真儒之任其責者亦能相繼而不絕也程朱既遠聖學益孤人欲橫流天理將滅功利科舉之習日以誤人兄於少日奮然興歎謂余志同共策駑鈍或對講而未洽又交書而研窮兄之所是我或非之我之不然兄或然之糾紛往復三十年于茲大之爲天地山川小之爲草木昆蟲陰陽鬼神之變誠幾動靜之妙近以灑埽應對遠以盡性至命析之極其精合之盡其大聖賢之所未窮夫婦之所可知行藏之義進修之方兄既探翫不舍

而我亦粗識其一二我以柴荆之賤一簞一瓢白首空谷兄又與世寡合投紱窮經相期百年庶卒斯業中年兄被 聖明不世之知謂將推成己之功以及于人而異論天闕斯民不幸旣不能行此道於當世又不能明此道於遺編使垂絕如綫之派否晦而莫之知天意誠不可知而鬼神誠不可測也嗚呼吾兄果棄吾東方而至於斯耶叩之無聞問之不答悲呼而莫我知已矣哉已矣哉如金之聲如玉之容不可復見於今世矣何朋友講磨之有託而不之念耶何門人開發之有恃而不之恤耶何後世修道之有屬而不之憂耶何同朝搢紳謨議籌畫之倚以爲決而

不之顧耶何戍北將士擐甲周歲日望還我而不之
憐耶何政煩賦重流離鯨寡引領佇足活我之有待
而不之哀耶何 聖上兢惕憂懼之深都將二百年
宗社付之一介臣冀有更張而不之體不之奉耶何
生之遲回眷戀不忘斯世而何死之相絕之深耶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吾兄有水涌山出之文而吾不以
文章稱有通今博古之見而吾不以多見稱有牛解
冰釋之識而吾不以能識稱有燭照數計之智而吾
不以智術稱有江漢倒懸之辯而吾不以善言稱恬
淡寡欲而不以為清盡言不諱而不以為直撫幼賤
猶恐有傷而不以為慈奉父母死生極其情而不以

為孝處兄弟終始盡其愛而不以為友接人惻惻無
華而不以為信事君至誠無隱而不以為忠者所望
於吾兄渾然全體不欲以一藝一行而成其名也嗚
呼哀哉嗚呼哀哉吾兄天分超邁鳳翔風表鶴立雞
羣雲開碧落月照冰壺上無所傳不待而興敬信小
學尊尚近思旁通史氏發揮諸經苟能登擢不早充
養有序優游隱約之中涵泳本源之地累以功程積
以時日精思者貫徹蓄貯者深厚續響沫泗接源濂
洛的有端緒載書垂後玩心乎文武之未墜收效於
日月之重光則其遇于一州者舒亦無憾卷亦無憾
也其體天地之正任造化之運為斯道為斯人者固

無損益於其間也今乃不然修於幽獨未發之前者未及乎愈精愈密而望於施設云爲之間者反有以太露太速軒冕煌耀於下帷之時陰沴蠹蝕於當軸之日求退不得大限俄窮在身者有啗蔗未窮之歎入人者有時雨未洽之恨誠所謂造物之所戲而吾道之將窮也天之期下地降斯人之意竟安在哉嗚呼哀哉兄於平日許我以於道體有所見晚來數論漸無異同我於學問上或有新見衆人皆以爲疑而惟兄獨信之顯晦雖殊相期相待之心白首愈大任重道遠共抱終身之憂那知今日遽先吾而死耶死而有知其亦知吾之戚戚也吾言之而和者誰歟吾

行之而酬者誰歟此宋子所謂任左肱而失右臂者也此所以哀號痛惜獨異於衆人者也嗚呼吾生先兄二歲今年五十有一也以兄之如許精神而不能保如此况我之衰朽殘劣亦何能久於世乎只祈修身補過相見於地下而已復何有心於人世閒哉雖然與吾兄相許之深不可以生死而殊異則未死前日月是皆報吾兄用力之地也敢不履平地若臨淵惕然於桑榆之末卒有所成就而不相負於冥冥之中也耶嗚呼言有窮而情不終淚有盡而痛無極知乎不知長慟欲絕伏惟尙饗

三

鄭澈

嗚呼我叔獻公與我同年生月日差先後歲丙辰從
景憲識公當時自楓岳初至京清水芙蓉其高材盛
名爲一世冠若無有也余少且愚但謂公是文人中
第一從遊既久余亦省事始知公之爲公也獨文乎
哉淵乎學矣學醇而正蓋天資近道不勞而得也晚
又研磨玩索積以歲月然後學益進識益明其高
大編一帆千里先輩亦或不及噫茲豈易與俗人道
哉若夫無喜怒任死生忘得喪榮辱不以外物經心
乃性然也疏通敏達遇事沛然者非子也耶愛君如
父憂國如家不以江湖廊廟異其心者非子也耶忠
信待人與物無競人皆曰君子者子之德也雖曠度

弘量無物不容與惡人對不借辭色者子之介也噫
朝議攜貳水激火烈公於此時務欲調劑寧累變其
說而不欲失士望憤國事其志悲矣卒亦媒此遭讒
幾陷不測天日昭明旣去而還方隆 聖眷正騁選
步樑忽摧矣生若有期死若有奪噫天欲不祚宋耶
罷精憊心不遺餘力死於國事古亦無比死之日都
之人奔走悲號者皆不識公面何以得此愛公者多
而亦有不愛公者傷公者衆而亦有不傷公者於公
何損於吾無狀有何可稱公獨饒我于三十年由吾
狷狹激惱可絕交者何限而終不失舊誼未復瀾漫
同歸公實賢矣噫謀國掄材俱收鄙劣匪曰能之願

學焉以共濟時艱公忽棄我而歸若無意世道何哉以浩原學問才識尙不能無公而獨運顧我空空將何以補國萬一噫憂時一念至死不衰將屬續執我手丁寧無非國事死亦團結此氣不散爲祥雲甘霖釀得豐年使吾民含哺鼓腹耶爲烈風迅雷使魍魅遠遁魍魎屏迹耶爲麒麟鳳凰使諸休并臻萬福畢集耶爲泰山喬岳鎮我神都延曆百年耶公於四者必默佑陰相決不是庸衆塊氣生則蠢爾死則飄散如風煙也噫自我哭公忽忽無復人世意如一隻孤禽形影相弔如絲無桐如竹無竅縱欲彈且吹奈無所施何吾已矣夫噫朋友非天合血氣何以至此西

湖水潮矣東山月上矣蓬萊五色如昨矣嗟我叔獻何時回矣言盡奠盡一聲長號尙饗

四

尹斗壽

嗚呼哀哉天之愛人亦已久矣有陂有平曰傾其否若或相之禍有其悔人雖不臧天實仁愛如何此日理幾斷絕天乎人乎杳茫難詰公之遇知千載一時凝展所學勇於敢爲世路崎嶇是非力戰羣飛刺天聖明獨見公之西出暮雨舟中公之東來匹馬二童都人加額多士向風爲政數月旋轉其功云胡一疾竟至不救天耶人耶理何足恃嗚呼哀哉堯舜君民是公素志肥遯林泉乃公餘事章疏勤懇陸公之交

痛哭傷時賈生與倫嗚呼哀哉天奪之速氣象已變
龍亡之後羣怪屢見石潭煙鎖栗谷雲沈圖書荒絕
山水高深公私之慟視天茫茫伏哭柩前有淚浪浪
尙饗

哀詞

尹根壽

萬曆十有二載大家宰栗谷李先生倏一疾不起無
論朝失儀表士失依歸卽 聖上亡一鑒之痛言有
所未易既嗚呼天何不憇遺若昇之而遽奪之若栽
之而遂傾之蒼蒼茫茫聽其自爲者振古而固然耶
抑氣已滴矣稟其醇者恒不足于末年耶蒼生之望
於公者東山之安石捐納之期于公者振作之希文

至於學者之所師尊不視以洛建諸君子而 聖上
之歡然不以爲魚水之交乎也耶飢需之食渴埃之
酷雲霓之大旱者將不可得以復見矣乎公凝然獨
立視天下之物無足以嬰其中貴富利達蓋埒浮雲
惟其忘身殉國一心經濟者素所蓄積世之進取於
名途者見公之柄用始焉入宮之妒終之梁園之嚇
羣起而競嚇之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由知者觀
之直不滿一哂而又何足以累公之毫髮也哉 聖
上獨運乾斷旌別有歸天召絡繹起公丘園還公掌
銓藻鑒一世蓋將賴公彙征善類陶鑄清明之化維
匡調娛倚毗方深而公則不得待矣海東之治天固

儼之而天下人無福爲今日道者耶公平心率物愛
憎不槩於心恩怨不出諸口其所足容蓋不翅千頃
而顧乃謗者興而尼者力此則有不可理推而無亦
數然者耶公江湖廊廟進退皆憂而同氣子姪一家
共爨學者對食脫粟一盂勇於爲義怯於趨時其致
主之誠神明可質進學之功終始不懈晚始際遇羽
儀朝廷恫瘝民瘥期淑世道罄竭心知上副 隆旨
雖在疚病而草邊事不置遂至轉草諸葛盡瘁溫國
諄諄公兼之矣昔沂公三元而公繼之志不在溫飽
沂公自語公位躋崇班死之日無田於野無宅於都
孤嫠無所歸以此報國科甲有光不謂之追配并美

者耶不佞根壽致墉墮於冥途乎亦嘗忝公之僚登
公之堂承下風而聆餘論者屢矣存沒未隔雪涕懸
河執紼相哀匪辭奚以辭曰

於惟先生隱衷粹行勵冰雪間氣所鍾稟厥清明資
夔絕妙齡秀發五彩驚人若丹穴文章落筆傳誦四
方華而揭裒然舉首江都文山公并列青雲梯迴白
玉堂高地清切易退難進匪以近名君子節山林日
久講磨功深理昭晰潛心大義學專爲己期貫徹菽
培浸灌體驗研窮芻豢悅衡門清泌若將終身脫羈
繼生逢堯舜千載一時寧末訣 嚴召自天裹足而
趨裳則裂 寵擢荐加 睿眷日隆知人哲鴻毛順

敢恐

風如漢之葛殷之說既參大政黃扉咫尺見施設柄
 文本兵乃長銓衡主甄別難諧者俗平地波瀾肘競
 掣精金不變率敢坦坦孰磨涅司馬還朝人望太平
 若飢渴入告嘉猷勤勤裨益底蘊竭二豎乘之百身
 莫贖梁木折其神上征為風為霆轟烈烈奎璧晦翳
 道義晦淪同電滅天敢忍此經濟未究中道輟人師
 難遇學者何依嗟子子作聖有編副以高文垂軌轍
 睠彼新阡河津在旁山嶸嶸丹旒翩然越川度陸悲
 曉月追懷疇昔一別終天隕涕血金石可泐德音難
 忘蹇詞拙

挽辭

成渾

無官豈不好身閒且讀書山野豈不廣居然著吾廬
 云胡去復來末路仍踟躕志士亦少成天心竟何如
 大道終晦蝕生民失菑畲無機是獨智用巧還紛拏
 有恨不可窮有歌何太獻方知有生苦樂哉歸太虛
 會須泉下逢千秋長遂初

二

宋翼弼

聖主招迎禮羈臣道義論平生無枉志今日不賞恩
 杳邈唐虞事孤危格致言惟餘著述處誰叩舊山門
 其往其來道義隨蒼生幾度卜安危伊周境上行何
 畫濂洛源頭夢未衰孤獨棲遑經理席故山迢遞著
 書帷丹旌此日都門祖不是年前送別時

獨恐

三

朴淳

曾承 嚴召出雲扃欲為明時致太平朝暮佇看調
玉鉉 國家今忽喪金城孤墳寂寂依山木百口飄
飄學水萍 聖主軫哀垂雨露可憐泉下亦恩榮

四

宋寅

經術真儒作文章大雅餘精誠無表襮孚信及豚魚
主倚方如柱民依共若廬設施猶未半天奪竟何如
常棣天倫至菁莪學力深期功一家食徒弟遠方尋
美事稀聞古高風幸見今可傳非一二長使後人欽

五

李義健

先岳初鐘秀氣偏德優才俊出于天曾襟灑灑難容

芥壇字恢恢肯佩弦學究五經心自得眼通今古見
應先文章山斗華人服事業經綸士論賢遭遇向來
真不世設施今日却無前一生憂國言何隱百忍同
居樂更全進退有期寧苟出安危繫望詎長捐匡時
志切憂成疾味道誠深景不延富貴鼎來惟四壁榮
華雲散遠重泉山摧木稼乾坤變虎逝龍亡翹翹翩
巷哭已聞均遠近 宸情更忍重悲憐論文南嶽溪
窓酒悵別西湖夜雨船煙月石潭路幾許暮雲花樹
夢依然金聲玉色終難忘泣向蒼天理又玄

六

楊士彥

弱歲追隨三十春雲泥雖隔分猶親子平進退知謙

世恐誤

德彥博心情見大仁三接每陳憂國計兩楹何遽濟
世身遙悲士子逢相泣來奠生芻有幾人

七

尹斗壽

賈生才調陸公資太古淳風力挽之妻子寒飢都不
管圖書微妙獨深思忠存邊報蒼黃日量見羣飛貝
錦時 聖主知臣千載一九泉含笑更何悲

八

辛應時

間氣攸鍾挺震方麟遊郊藪鳳鳴岡江湖易退曾難
進魚水千年幸一堂仰澤民心方似渴奪賢天意爲
誰忙忠魂未散應思報助叶陽和降百祥
泣閱牀頭聖學書平生精力此勤渠斯文未喪尋遺

緒天下先憂謝隱居盡瘁可憐身奄忽云亡其奈國
孤虛從今忍過西州路花石荒涼只弊廬

九

鄭澈

芙蓉出水看天然間氣難逢五百年天欲我東傳絕
學人生之子紹前賢心中剩有丸中妙目下都無刃
下全何處得來何處去此時相別幾時旋
小學書中悟靜存聖賢資質已三分科程豈是功名
事翰墨無非義理源山洞漫留龍麝迹石潭空鎖水
雲痕泉臺想有無窮痛未報吾君不世恩
先我而來去亦先死生何不少周旋欲從真歇臺邊
月會作毗盧頂上仙千劫縱灰難得子九原如作更

逢賢無人解聽峩洋趣却為鍾期一斷絃

十

李海壽

公昔窮經日人知濟世才風雲搏萬里霖雨近三台
盛業應難竟浮生本自催公私有餘慟哀淚落漼漼
已信生如夢如何夢復忙死生惟憂國榮辱竟亡羊
石室雲無主寒潭月自藏西州談笑地却憶使人傷

十一

洪聖民

淚為公私自濕裾吾儕已矣國何如雲愁大澤龍亡
後日晏重溟楫折餘清議在人名不朽孤忠入地事
歸虛蒼茫天意高難問獨立風塵鬢欲疎

十二

李山甫

河嶽精靈間世才光風形采霽天懷孤忠終始惟清
直一節行藏幾險猜顧託政深霖雨望謳思還慘棟
樑摧憂時誠懇留人腹感動誰能不致哀

十三

李俊民

芝蘭空室不聞香奠罷三杯老淚長斷雨殘雲藏粟
谷世間無復識吾狂

十四

李希參

夙夜匪躬只一誠遭逢 隆眷早蜚英宋治才化亡
君實漢業將興失孔明古屋無人應鬼闕深山去虎
任狐行傷心重為邦家痛死別還輕故舊情

十五

趙憲

胡爲夫子便長休斯道斯民不幸秋弊瘼從今誰與
議危微自此罔攸求溪堂未夜憂時歎海閣高歌經
世謀萬事悠悠嗟已矣愚蒙增慟喪交修

十六

沈喜壽

德水波深瀛海長地靈人傑重珪璋如愚顏氏天資
邁至孝曾參幼性良讀破名山司馬史坐穿當日管
寧牀閔中肆外淵淵色大葉麤枝曄曄光文不在茲
猶有歎道將墜地若爲匡同塵餘事青錢選撫壯亨
衢白玉堂啓沃嘉猷眞學士激揚精鑒稱大郎誠專
好古師先聖志切傷時愧小康乙巳諸賢寃已極
明宗初載變非常恢張耳目陶新化昭雪幽明煥舊

章國祚共瞻盤石奠士論爭仰鳳凰翔焚魚不是忘
當世養疾還宜返故鄉內聖外王明道術連章累牘
感穹蒼靜便力勝甘時晦莊敬功深就日強圖畫傳
巖思寤寐鬼神宣室問蒼黃烏臺不許乘驄久鼠輩
猶聞解綬忙千載遭逢期密勿十年儲養秉文昌皇
華使者來頒詔王命先生往迂疆禮備易于專僎
相才兼騷雅協宮商二韓早識絲綸手中夏相傳錦
繡腸北闕未成金馬奏西銓已領羽林行俄聞漢
塞驚刁斗遂使虞庭動威揚爲憲萬方憑尹甫運籌
千里賴張房如何同極橫讒構祇是從前巧中傷止
棘蒼蠅成貝錦騰空白日照毫芒石工免刻碑中字

漁父休歌澤畔霜近待宣麻催驛路都人加額擬巖
廊潞公固已亡織芥元聖何須破斧斨萬死不應摧
直節一心猶欲振頽綱憂勞未免三和損瞑眩難醫
二豎殃道德文章歸漠漠山河箕尾入茫茫忠賢有
骨藏坡麓香火無家寄漢陽受惠遺民悲喪母聞風
賢士慟摧樑家門小子居仁里卅角當年望德牆但
冀提撕愚質變誰知獎拔賤名香津亭一別丹楓暗
燕館三冬寶漏涼玉色金聲森不記冰壺秋月耿難
忘蓬山陋作疑雖起 經席陳談志則彰邢七孤恩
誠不敢陳三事主尙云養生芻一束人何處獨立春
風淚滿眶

十七

洪履祥

斯文宗匠國著龜赫赫聲名走卒知洛下初逢司馬
日蜀中新喪臥龍時青衿不耐摧樑痛 丹旰偏深
失鑒悲何意挺生何意奪蒼天漠漠問憑誰

十八

李廷立

昨霄星彩掩奎躔痛哭斯文淚澈泉亡鑒悲連宸禁
月失師哀動泮宮天石潭函丈生春草坡谷亭臺鎖
暮煙縻職遠違埋璧會撫膺西望劇中煎

十九

吳億齡

一德經綸合千齡灑落期欲行王佐志漫有俗人疑
白日寧無照丹心本不欺世方須砥柱天遽喪著龜

士切顏樑慟民興輟杵悲厥施終未普神理亦難知

栗谷先生全書卷之三十七

